



第五(章)，這個解答現代的人，解答那些禪宗的人的意見，(同)一樣了。很多學禪宗的人就以為甚麼？參禪，參透就可以了，不用念阿彌陀佛的，這裏就解答這個問題的。乙五，這裏第五段了，第五章。乙五，第五章，又是照前面一樣，分做兩部分，分做兩大段。第一大段是丙一，就是引經，他造每一段都是依據經來到質問的，所以他引用經。然後，丙二，通疑惑了，釋通疑惑。現在先引經，丙一，我們看丙一。「第五最勝妙定經云。有人造種種寺塔。其數無邊。不如於暫時閒(音間)。端心靜慮。又如諸部大乘經中。說無生之理。遣人修道學慧。」一段了。

即是我們讀這段之前，我們記得有一件故事，禪宗的菩提達摩來到中國，在廣州登陸。一登陸之後，那個廣州刺史，即係……。廣州刺史，即刻(上)奏給梁武帝知道，梁武帝很高興，叫人送他(菩提達摩)去金陵，叫人送他去南京。去到(後)，梁武帝就問他：「我造了很多寺塔，又度了很多人出家，有甚麼功德呢？」那個菩提達摩就回答他：「完全無功德，這些是福德來的，無功德的。功德就可以成佛的，你的福就不能成佛的。」菩提達摩的回答即是，看這裏，和經一模一樣，造種種塔寺，無邊那麼多塔寺，不如靜坐參禪，是嗎？不如靜坐參禪，(同)一樣。這套道理的淵源，又跟《金剛經》一樣，《金剛經》說如果人將三千大千世界，載滿七寶來到供養給如來，布施給如來，不如念四句《金剛經》，是嗎？(同)一樣，因為念四句《金剛經》會成佛的，會引發無漏智，會成佛的，你給七寶來到(供佛)，世世做到萬世之王，與這個(《金剛經》)同一口氣的。是嗎？現在很多人都仍是這樣。

我的老朋友、老前輩，忍慧法師舊時候是這樣的，你講很多經，尤其是一聽你講淨土，他就批評你，說你是不對了。講密宗那些，他又說你不對，甚麼都說不對。現在(他)變了，現在他晚晚修施食法，又修中陰救度法。變了，臨老就改變作風了。他講得中陰救度，再進步些就講淨土的。是嗎？很多人是這樣的，禪宗的人。同時，我又有一個朋友，遠參法師又是這樣。

好了，你看看這處，經這樣說，那本《最勝妙定經》這樣說，經裏面這樣說，如果「有人造種種寺塔」，種種的佛塔，造了無邊那麼多，「其數無邊」，倒「不如於暫時(之)閒(音間)」，那個閒字是間字的本來的字，這個(閒)，佛經裏面的間字通通寫這個(閒)的，這個(閒)本字，下面作一個日字(間)是俗字。「不如於暫時(之)閒(音間)，端心靜慮」，修禪定，靜慮即是禪，經就是這樣。造那麼多福德，不如修禪，論(口誤，應是經)就是這樣。「又如諸部大乘經中」，其餘的大乘經中有些就說甚麼？大乘經裏面，好似《般若經》，好似《金剛經》這類，「說無生之理」，無生就是甚麼？一切法本來不生，這個是甚麼？般若，是嗎？因為一切法都是無自性的，既無自性，根本就無這樣東西。有這樣東西，都可以說它有，怎樣生的？

根本就無這樣東西，幻現的，眾緣和合，它幻現。眾緣散，就不見了。所以一切法，本來不生，那這個指那些般若經，說那些無生的道理，這個理就指道理。「遣人修道學慧」，遣者即是叫人去修道，修道即是甚麼？學慧，學這個空慧，這樣。經就是這樣講了，如果照這樣，人人就走去修空觀，讀那些般若經就可以了，何須去念佛求生淨土呢？於是就發生疑問了。那些宋明理學家都有一些是這樣的，好似我們廣東的陳白沙教人，「讀萬卷書不如閉戶靜坐」，他的意思，他不是叫你不讀書，靜坐的功效大些，讀書只是文字，認識很多知識而已，閉戶靜坐就可以明心見性，更重要些。[分段]

那他疑了，發生疑了。(丙二)疑裏面又分兩段，丁一、丁二。丁一敘述他的疑，然後丁二就通他的疑。那現在我們先看丁一，「疑曰。准依此教。佛讚無生。業行之中。特為尊勝。彌陀經等。勸往西方。厭患娑婆。願生淨土。生為患主。生盡患除。捨生求生。患因漸廣。何不作無生行」。這個「行」讀「杏」。「以悟法身。念佛色形。生因不了。設生彼國。與此何殊。但觀無生。去佛不遠。心即是佛。何假別求。此業既專。幸示深趣。」

這個怎樣說？「准依此教」，准即是依，依即是准，是嗎？叫做依，依，因為要湊合成四個字一句，准依此教。此教就指甚麼？那個教字即是當經解釋，即是那些般若經和《最勝妙定經》，如果依這些經教，佛就讚人，讚美無生的，就叫人證得不生，一切法本來不生的空理。「業行之中。特為尊勝」，一切業和行，業即是行，他又要湊夠四字句，所以業行，這些所謂同義複詞，業和行。所有一切業行之中，這種修般若的業，「特為尊勝」，最尊最勝。本來就個個都這樣修便好，但不是，「彌陀經等，勸往西方」，就教人們去西方。

「厭患娑婆。願生淨土」，教人離開這個娑婆，厭惡娑婆，覺得娑婆是憂患的，娑婆世界是憂患的，叫人發願生淨土，叫人生了。好了，這處就是疑，這個是疑的起點了。下面了，「生為患本(口誤，本應為主)。生盡患除」，本來生，這個生是生死輪迴，生死輪迴就是一切患難、災患的根本，是嗎？要生死輪迴盡了，無生，不再投生，然後這種禍患才除的。但你又不是，「捨生求生」，你捨棄娑婆世界生，又去求極樂世界生，捨生又去求生。

佛教你捨生，不要再生，你就偏偏現在去求生，這樣做法就(會)「患因漸廣」，還多些，多一樣東西，在娑婆世界已經生，你還多了極樂世界的生，能造成禍患的原因還多了。所以，「何不作此無生，(重讀修正)何不作無生行。以悟法身」，何以不去修空的行，無生行，即是修空觀，去證悟一切法本來不生這種的行。「以悟法身」，希望將來證得真如，知道真如是諸佛的法身，再跟着來修就證得法身。

未得法身之前，證到真如都是悟到法身，悟到法身，何不這樣呢？「念佛色形。生因不了」，你念佛，觀佛有顏色，有形狀，那麼將來又要去生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又要有形狀，又有顏色，這個生的因，將來生的因，生死的因，不得了結。「設生彼國。與此何殊」，假使生了極樂世界，極樂國，與在娑婆世界有何分別？殊者別也。所以，我認為怎樣？

「但觀無生」，只要修甚麼？觀，空觀。觀這個實相，不生不滅的實相，觀這個無生的實相。這樣，自然「去佛不遠」，一觀成(功)，當下便是佛的法身來的。這樣，「心即是佛」，觀到無生的你，心就即是佛。「何假別求」，何必需要另外去求淨土呢？那些整天講心即是佛，就是這樣的理論。好了，這樣就兩面不同了。「此業既專」，此業者你們修淨土，你們這班人修淨土的淨業，既然是這麼專門叫人去專一修，就不用去參禪，又不用搞這麼多事情。「幸示深趣」，幸即是希望，希望你指示我，你深的旨趣。[分段]

然後，丁二，通，通他的疑，通疑又分二，戊一、戊二。戊一就是正式通他的疑，戊二，當然(是)勸了，勸修淨業，戊二就結勸，結束這段文來勸人修淨土，戊二。戊一通疑又分二了，己一、己二。己一是標，先標舉出宗旨，記着凡是個標字，標者舉也。先標，標之後一定是釋，標之後一定是釋，先標後釋，標就是甚麼？現在(己一)標了，「通曰。行緣教起。並為利生。教說不同。良由器別。」「通曰」，首先標舉出大意，行，修行的業行，或修行那種善行，緣，緣者由也，由教而起的。你依着教去修行，「行由(口誤，由應為緣)教起」，不論甚麼行，只要由那個教而起的。

「並為利生」，通通都是因為想利益眾生的。「說教(口誤，應是教說)不同。良由器別」，而佛說種種教，種種教不同，方式不同，為何會這樣呢？「良由器別」，完全是因為那些人的根機、根器，有淺有深，不同。標這個大意，因為根器不同，所以有些人適宜修無生，有些人就適宜修淨土了，標舉出。[分段]

現在，標之後，己二了，釋。(己二)釋裏面又分二，庚一、庚二。庚一，先徵，徵者假設一個徵問，然後庚二再詳細釋，釋中之釋。第一，(庚一)先徵，假設徵問，「何者」，何者即為甚麼？[分段]

現在庚二(釋)了，釋裏面又分三小段了，分三，辛一、辛二、辛三。辛一，上文

講了，因為佛說種種經教不同，就因為那些人的根器不同，現在(問)根器是甚麼？根器有幾多種？所以先(辛一)汎論根器，汎即是總也，總論這個根器。然後，辛二，具舉作業，具者齊齊備備地，齊齊備備地舉出那些修行人所作的業。然後，才到辛三。舉完之後，然後，(辛三)正勸淨業，正式勸人們，勸那類根機去修這個淨土之業了。現在，先不要理會辛三，先理會辛一，汎論根器。「汎論根器。略有二意。一者業深。二者行淺。業深之侶。可學無生。行淺之流。要生淨土。」不用解了，是嗎？所謂根器不過兩個意思，根器一種是根機深厚的，業深，他(們)修行的業和知識的業都深的，有深度。二者他(們)行淺，知識淺，他(們)所修行的程度亦淺，行淺。兩種，根器有兩種，一種深，一種淺。

「業深之侶」，侶者朋友、伴侶，即是指人，業深的人，就「可學無生」了，你可以修空觀，修般若，觀不生不滅這樣，證真如了。行淺，行字與業字一樣解，業淺那些人，「行淺之流」，最好修淨土，要生淨土了。即是他不反對你修般若，但你自問有能力就修般若，如果你(自問)是一般的，你最好就修淨土了。即是暗示人們，修般若都不妨亦修淨土，這個意思即是這樣，他不明顯講出。[分段]

好了，現在辛二了，具舉作業了。那類人，講了(辛一)根器之後，作業亦有兩種業。(辛二)又分兩種，壬一、壬二。壬一，標列，標出作業有幾多種，列出作業有幾多種。然後，壬二才解釋，逐種解釋。標列了，現在先(說)壬一。「夫論作業。凡有二條。一者倒還」，還(字)讀「還」又可以，讀「旋」又可以，本來應該讀倒旋的，不過現在你讀倒旋，人們覺得你更奇怪。行去走番轉頭就是旋，不過你現在讀旋，人們覺得更突兀，是嗎？所以，現在本來四聲就無所謂，這些約定俗成，如果人人都錯就是約定了。說癩痢頭是樣子醜，如果全世界人都是癩痢頭的，就不覺得樣子醜了，是嗎？

所以這些叫做約定俗成，不要緊的，所以我很少說人讀錯音，其實我們的音就很正確，是嗎？我們南方的話，不單我們廣東話有問題，連你們浙江話本身都有問題

的，是嗎？是河南人就少一些問題，客家人就少一些問題。中原的音，不奇怪的，可能真是有問題了。好了，我們講回這裏了。有兩條路，條者本來是枝，樹的枝叫條，條字從木字(部首)，樹枝。有兩條，一條路就倒還，倒退的；二條，第二條就是出離，離開，出世的。[分段]

現在逐種解釋了。現在(口誤，應為剛講完壬一標)列了。(壬二)解釋了。解釋又分二，壬(口誤)，癸一、癸二，癸一就先解釋倒還，然後，後一些解釋出離了，癸二，就解釋出離。他先解釋(癸一)倒還，「言倒還者。雖學佛法。但為名聞」，那個聞字讀問，聞就是動詞，這個(音)問字，當名譽解釋，聲譽解釋，是名詞。(音)文、泯、問，(問是)去聲，「但為名聞。不懼當來生死懸險。貪求勝解。轉執人我。自是非他。不受三業。語宣無相。着相熾然。設學無生。將為伎藝。見他念佛。即橫瞋嫌」，瞋嫌，那個(橫)是讀 waang6 的，是嗎？(成語)處士橫(waang6)議，歡喜讀橫(waang4)都無甚麼所謂了，現在廣州話都是這樣，橫(waang6)字都是讀橫(waang4)了。「即橫瞋嫌。致使行人。心懷退沒。口宣妙藥。畏不能服。反喫諸餘動病毒藥。是心為業。心乃浪遊。心既不諦。未能看守。自云我解。勘檢全無。不覺命絕。却沈生死。逡巡受苦。解脫未期。此為倒還也。」(解脫未期)這個未字讀未又可以，如果你當它是末字又可以，是嗎？

(《論語》)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末者無也，倒還就是這樣了。倒還的人是怎樣？「雖學佛法」，他只是為名，就表示我是懂得佛法，是博學那樣。「不懼當來生死懸險」，他不是真正怕當來的，未來的生死輪迴那種，好似懸險，懸者好似吊着的那種險。「貪求勝解。轉執人我」，他一味貪求，勝解又怎樣？勝解本是心所，勝解者即是清楚的瞭解。

他只求對佛法，只是清楚的瞭解就夠了，他不是真的修行。好似現在的呂澂(呂秋逸)那樣，呂先生，歐陽先生說他不是修行的，他這個是勝解家來的。歐陽先生說呂澂是勝解家，加一個家字在這處，他不是修行人，歐陽先生批評他。王恩洋是修行

人，勝解不及呂秋逸，他這樣講。呂秋逸是勝解家，不是修行人，知師莫若，不是，知弟(子)莫若。你看他現在那本甚麼？

那本《中國佛學源流略講》和《印度佛學源流略講》，你就知道他不是篤信修行的，他的勝解真的很好，第一流，他的老師說他是勝解家，加一個家字在這處，真的無錯。王恩洋就蠢過他，但王恩洋很虔誠。所以歐陽竟無死的時候，死得很辛苦，呂澂在他旁邊服侍他的，無辦法。王恩洋來到探望他，王恩洋跟他不同縣，他是四川龜山縣，歐陽竟無就在江津，龜山到江津很遠的，幾個縣(之距)。龜山就近著劍閣那附近，成都之北。他就跑去看老師的病，見到(老師)這麼辛苦，他說：「你念佛都好，怎樣你不念佛？」「是的，我都不想起。」歐陽竟無(說)「我都不想起這樣，念吧！趁現在念。好呀！好呀！念佛。」

於是，王恩洋就不知道在那裏找到一個木魚，既然他(念)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他又一齊念。念念吓，他就死了。如果不是碰着王恩洋，他可能死得更辛苦都說不定。確是修行人，這個王恩洋經常念佛的，此人吃齋、念佛的，他的理解就不及呂澂的。因為為何？他有太多時，太過篤信，不敢懷疑，不敢懷疑的人就每每在有些時候有些問題，不過他很信佛的，篤信。

我們繼續看這處，這個「貪求勝解」，即是對學理的清楚瞭解。「轉執人我」，有了勝解之後，反為執著更多，多些法執。勝解多的人，法執還多些，他的成見深了。這些是莊子所謂的成心，一有了成心，就(有)很多是非。一有法執，就跟着有人執了。我講的對，你講的不對。因為一個法執，就增加人執。「自是非他」，現在的學者都是這樣。「不受三業」，這個本來的三業是指甚麼？指戒律。

不受三業，即是這類人不肯持戒修行。「語宣無相。着相熾然」，說話口口聲聲講無相，其實他都不知道多着相，着相着得很厲害，熾然，熾者火燒得很厲害，然，火燒就叫然。「設學無生。將為伎藝」，縱使他學中論，學般若，講無生理，都是當

一種技藝，用來在大學裏面，講堂說課，講一下哲學之類的。「見他念佛。即橫瞋嫌」，見到別人念佛，就說別人迷信，這個橫字就是副詞來的，形容它甚麼？橫瞋橫嫌，惱怒別人，即是說別人「你是傻瓜」這樣。

嫌者，憎惡這班人這樣。「致使行人。心懷退沒」，於是，那些跟着他走的人，心就退沒。這類人，「口宣妙藥。畏不能服」，口講就講佛法，但是他不服，即是等於整天講(良)藥，他自己不服(吃)。「反喫諸餘動病毒藥」，他不吃好藥，反為吃其他、其餘那些會令到你生病的，撓動你的病的毒藥。即是現在很多人怎樣？一定要用考證，一定要用進化論來解釋佛法，有這種毛病，結果就反喫諸餘動病毒藥。太過(執)用進化論來解釋，還有太過一定要用甚麼？梵語原典來到解釋，這是不行的，如果一定要用梵語原典來到解釋。

現在有兩個人，在香港的，一個是吳汝鈞，其實他不是識許多梵語原典。第二，就是霍韜晦，這個人講原典學。如果用梵語原典都不夠徹底的，你還要追源，梵語原來的字源才可以的。是嗎？譬如，這個 yoga，西(方)人一直，yoga 者，本來相應的解釋。他一解就原來是指牛的叉(牛軛)，叉着牛頸的工具，yoga。因為叉着牛頸，牛就聽話了，這樣就相應了，本來一定要解到那處(字源)才可以。

其實，你一解作相應，就已經跟那個牛叉無關的，是嗎？何須解釋到那處(字源)？是那些學者在大學講書，找一些東西來到「恰」(壓服)學生而已。是的，那些教授(是這樣)，我做教授，做了幾十年。見到這些教授，學生不要以為他(很多學識)，很多博士碰(見)到我，很多教授碰(見)到我，他們就頭痛，我就嘻笑怒罵、「單單打打」(諷刺)、恃老賣老，我教大學的時候，你們還穿「開浪褲」(開檔褲)，是嗎？我怕你甚麼，我就是這樣的。

這樣，不可以的，如果這樣，般若就等於月亮了。台灣有一個杜而未神父，他說這個月亮的神話，般若原來是指月亮，這樣，我們只要有求般若，就不用理會它出自



月亮，抑或出自銅盤的，一定要用月輪的最準確？我們稍為接近這處，推上一、兩個用來參考，這樣就可以。一路以此為貴，非說不可，這些叫做甚麼？蘇東坡罵揚雄。西漢末年，不是有一個揚子雲，揚雄來的。(他)認識很多奇字，專很多典故的，蘇東坡說他甚麼？說他以艱深紋淺陋。現在的學者在大學教書，用一些艱深的典故或者字句，來到紋飾他自己對義理上的淺陋，他無體驗就當然淺陋的，以艱深(文詞)來紋飾他淺陋。

好似你們這些人不懂的，這個字梵文是甚麼甚麼，這樣弄出來講，其實是無關係的，跟修行無甚麼大關係，懂得一兩個梵文有甚麼關係，無關係的。現在，還有舊時，五年前還收效，由這兩年起，這套東西已經不行，甚麼都弄一個梵文出來，這套不行了。為甚麼？你有一百六拾元在(口)袋便搞掂，一百六拾元，值一百六拾元。為甚麼？你買一本《梵泰漢英辭典》(口誤，應為《漢梵英泰佛學辭典》)，哪裡有得賣？百德新街，那間佛經甚麼？佛學書局有得賣，現在是盜版的，現在就不見有原版，我還見到(佛學班)同學會葉文意，(佛學班)同學會還買到。他們不知道叫誰人，是否凌偉亨？誰人幫我影印？他說影印送給我。送了給我，我多謝完，就不記得誰人送。

為甚麼他送？功德是他的，我不知道他是誰，關我甚麼事。是的，是這樣的，功德是他送了東西給我，他的功德，我知道(他是誰)，他亦是這麼多功德，我不知道(他是誰)，他亦是這麼多功德，無謂要我記他來到搞亂我個腦。做事要這樣，他亦樂得這樣。人最好有了恩惠給別人，別人不記得你，這樣做人是最高的。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」，這句。誰人造的，知不知道？是老子，我好似引錯兩個字的，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」。

做一個聖人，教化到一些人，或者一個聖王，那些老百姓，要那些人受得了你教，不知道是你，他們潛移默化，受了你影響，而不知道在你處出來的，道家(以)這個(為)最高。你做了君主，令到老百姓不覺得你對他們有甚麼恩惠的，他們只是甚

麼？安居樂業，這個才是最高的。所以，你現在怎樣？這套東西，你買一本(《漢梵英泰佛學辭典》)就可以了，如果想慳一些，你就去查一查也可以。即是現在這樣，你寫一個梵文出來，無意義……把《阿彌陀經》那些梵文查了，寫在旁邊便可，有何特別？是嗎？現在那一套東西無用。是的，以艱深紋淺陋，不好的，最不好。[分段]

「是心為業。心乃浪遊」，本來的心作修行的業，但是現在的心反為浪遊於這個甚麼？虛浮勝解之路。「心既不諦」，諦者實也，不能夠確確實實起一個修行的心，不諦。「未能看守」，未能夠看守你所作的業，來檢討你作的業是否對。「自云我解。勘檢全無」，自己說我甚麼都懂，勘(察)一下你的修行，一點也無。「不覺命絕。却沈生死」，到了死那天，全部都不記得。死的時候不記得的，死的時候，你學了幾大套東西，到你死的時候，全部不記得，我見過很多人都是這樣不記得。一世念不動明王咒，念到臨死的時候，就不記得，我的世伯趙士覲就是如此，你可以問到很多人的。那些人他們就怎樣？入觀，觀到你有病，他觀一觀你這樣，就說你家裏，那裏有一隻鬼，你捉它就無事了，即是有些這樣。

即是好似現在那個馮馮，他真的替你作法，作法就(是)捉鬼，捉了，你(病)會好的。捉(鬼)很容易的，你都可以的。譬如你拿一個罌，有鬼怪，你就跟那隻鬼講：「你聽話不聽話？我勸你就走，不要搞他。你搞他，他三日不好，我就對付你。我怎樣對付你？我將你入了罌裏五百劫，之後我把罌沉落河底，在這個地球毀壞的時候，這條河毀壞，你就可以出(來)了。你聽不聽話？」那些鬼，有些「鬼上身」(鬼附身)的，「咪」(緊捉)着他，「你不走，是嗎？」用不動明王的劍印對着他的額，他就不能走，又不能動，是的。或者你用一隻手指，兩隻手指「咪」(緊捉)着(他的)手指，中指，他就走不了，不能動了，普通最有效就是這個。

這個是不動明王的劍印來的。這樣，你就問他走不走？「你不走，我現在拿一個罌，將你放進去。你信不信我，你聰明的就信，現在你就走不了，將來我將你困在罌，你一樣走不了。你害怕嗎？如果怕就走。我三日後再來，如果你都不走，我對付

你了。」他會入觀的，看看(鬼)有沒有走。這樣，真的到第三日，鬼不聽話，他見到鬼還在這處，就作法了。作法很簡單而已，現在那些放焰口，手是在扭結(印)，其實就是甚麼？

那個是召請印，召請那個不動明王甚麼的來，再用甚麼？用返那個印。他想自己是入了不動明王定，自己是不動明王，觀想自己心口處，放一個種子字，藍色的字，放一道光，包圍着這個大廈，一直縮小，縮小，縮小，他觀想，一直縮小到那隻鬼處，將他一揪，揪起來放入去那個罌裏面。外面就做個金剛牆、金剛網封住它，將它來到送到河底，掉了下去。

趙士覲做了很多這樣的事，他臨死的時候，他全部都用不動明王的咒和印，到臨死的時候，吐血，肺癆而死。我的另一位世伯姓梁，梁智廣去看他，見到他吐血吐到一床都是，(問)為甚麼這麼狼狽？他(趙士覲)說這些(是)泥來的，那些(是)青草。「一舊舊」(一塊一塊)血、痰來的，他說是青草；那些血，他又說是泥。為甚麼會？(梁智廣說)「不是，血來的。」(趙士覲說)「不是，是泥。」他這樣講。(趙士覲說)「那些鬼整天來打我，走來塞一些青草入我口，我嘔番出來。」他全部的神經壞了，起幻覺。梁智廣說：「你不行，你念吧，你經常念不動明王，快點念了。」(趙士覲說)「我不記得。」他不記得了。(趙士覲說)「你教我念。」(梁智廣說)「我不懂念的。我懂念阿彌陀佛，你不記得了？」(趙士覲說)「我不記得。」(梁智廣說)「這樣就念阿彌陀佛。」(趙士覲說)「都好。」那(梁智廣)就幫他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這樣念，念着、念着，念了十多聲，接着他就死了，斷氣了。趙士覲好好地斷氣，這個是真事來的。歐陽竟無死的時候很辛苦，念佛，死得乾乾淨淨，這個又是很多人都知道。還有一個又是，楊仁山死的時候，是念着佛死的。

有些唯識宗的人多數修淨土的，梅光羲死的時候，有一些人就說他奇怪，為何見到在他頭頂處，一個白的球，一個白的氣在頭頂飛出來，這個可能有的，因為現在的西(方)人研究那些臨死時候的狀態。用紅外光去拍那些死的人，都拍到他們臨死的時

候，有一種光從頭頂處離開。[分段]

好了，那我們看，「逡巡受苦」，逡巡者本來兩頭行走叫逡巡，即是兩頭行而不到目的地。「逡巡受苦。解脫未期」，未期，如果當末期就無期，未期者，即未有期。「此為倒還也」，這些就叫倒還。[分段]

(癸二)第二種就叫做出離，解釋出離。(癸二中子一)「言出離者。復有二門」，有二門，即是兩條路，兩個門。「一者無生」，修無生法，修空觀，指般若學；「二者有相」，好似修甚麼？修淨土和修初步的密宗，有相，無生就無相。現在，解釋(癸二)出離又分二，子一、子二。子一，牒而標列。牒者，覆敘前文，覆述前文，而標舉它的大旨，列出兩條路。牒而標列，這處就是牒而標列，「言出離者，復有二門。一者無生。二者有相。」這個就是標列。[分段]

然後，子二了，子二從而細釋。從而者，跟着，跟著詳細解釋了。詳細解釋就又分二。解釋這處，丑一、丑二。丑一就解釋無生，他怎樣修這個般若無生的法門。然後丑二，就解有相。現在我們看丑一，釋無生。「言無生者。謂守恬靜。了別外緣。有無二相。善知取捨。制心任運。不住二邊。口說心行。隨事勘檢。若違若順。心得均平。且如炭火吞食。口飡吞食」，這(飡)不知道讀餐，還是讀宣，或者有些人讀餐，有些人讀它宣。應該讀餐還是讀宣？因為那些好飲的東西。「口飡吞食。暢悅無歎」，那個歎字，讀灘。「喫火食炭。不殊吞食」，這個食字應該讀飼字，飯的解釋，名詞來的。

「諸違順境。並得如斯。堪任娑婆。久居不退。迴茲穢國。翻作淨方。功力既然。即成出離也。」很容易解釋的，我們讀完它。所謂無生就是甚麼？「守恬靜」，守恬靜就是怎樣？經常修靜慮。恬靜者就指靜慮、禪定。「了別外緣。有無二相」，在禪定中，時時觀察，外緣有、無二相。外邊，我們的心之外所看到的，有些就是無相，有些就是有相。無相就是空理，有相就是那個緣生，因緣和合所生的法。

無相就是無為法，有相就是有為法。「了別外緣有無二相」，這句直落讀的。「善知取捨」，對於某一種道理應該取，某一種講法不對的應該捨。「制心任運」，能夠控制心，令到心自自然然去修行，自自然然修行，修到怎樣？任運地，「不住二邊」，這個任運的運字下面不應該有一撇的，「制心任運不住二邊」，二邊者，執空和執有，執空和執有謂之二邊，不執為二，(不執)實有，不執為空無。

「口說心行。隨事勘檢」，隨時隨地勘察自己的修行，跟自己所知的學理是否一致？「若違若順。心得均平」，那些令我們不悅意，違我們的；那些令我們悅意的。我們不要說一下違意，就發惱怒；一下悅意的，就貪著。心要住於捨，可貪者不貪著，可惱怒者不惱怒，平衡，「心得均平」。捨，慈悲喜捨的捨。「且如炭火吞食(音飼)。口飡吞食(音飼)」，應該讀食的，兩個都通的，讀食，讀飼。讀飼就是當名詞用，食就當動詞用。走去食炭火，即是吞食炭火。「口飡吞食」，即是食那些甚麼？可口的東西。兩種。

當然在這裏，入地獄才有炭火吞食的，做人哪有炭火吞食的？這個意思即是甚麼？一苦一樂，都「暢悅無歎」，都能夠好似儒家所謂的甚麼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，都不會……，因為你既然都在世間修行，就不會太過戀著那些順境，亦不會太憎那些違境。「喫火食炭。不殊吞食(音飼)」，這處這個(食)讀飼。「喫火食炭」，是辛苦的，吞食(音飼)即是食飯，吞那些飯一樣是？？？，即是說甚麼？食粗惡的東西和食矜貴的東西，他都不動情的。

「諸違順境。並得如斯」，遇着那些順的境和違心，違我們的心的境，我們都能夠很平衡、很平坦那樣過去。如果這類人能夠這樣，「堪任娑婆。久居不退」，久居這個娑婆世界，不會退轉了，如果你能夠這樣。不止能夠這樣，「迴茲穢國。翻作淨方」，能夠將我們的穢土，穢濁的娑婆世界，轉為淨土。如果你有這樣的能力就可以了。「功力既然。即成出離也」，功力既然如此，他自然可以出離，有類人就這樣可

以的，這類人就是修無相行了。[分段]

我們看看(丑二)有相了。「言有相者。垢緣障重。無相難成。若在此方。諸苦彌積。守心內靜。散境」……散字讀「𦉳」，形容詞。「散境外牽。心逐境移。無生叵悟。心緣一佛。想念彌陀。惡業不為。求生淨土。見他別業。讚善顯揚。聞說他非。不生輕毀。繫心一處。遠想西方。三業相扶。定生彼國。亦成出離也。」這段都是出離，有相又出離，又怎樣？「垢緣障重」，垢者，那些污垢，令你起煩惱，垢障。「緣障重」，由於你的所知障、煩惱障重，所以你的垢重，你的垢重是因為你的障重，因為你障重、垢重，所以無相難成，你修無相的行，你難以成就。「若在此方。諸苦彌積」，這類修無相行，又修不到的人，如果在此方，即是娑婆世界，各種苦，彌者滿也、滲也，滿即不知幾多苦。

如果你「守心內靜」，你想修禪定，守着心，內修禪定，「散境外牽」，那些令你心散亂那些散境，在外面牽引你。「心逐境移。無生叵悟」，逐就是跟隨，心跟隨境界而移動，所以你修的無生行，無生之理，叵就是不可，即是難可，難可以悟。「無生叵悟」，叵字即不可兩個字合起來。但是你這樣做不可以，如果你能夠念佛，「心緣一佛。想念彌陀」，這時候，你不會作惡業，你亦不去作惡業，「惡業不為」，那你便「求生淨土」，你自己不作惡業。「見他別業」，見到他人做第二種業，見到他人修無生，或者修其他行，你「讚善顯揚」，他人善，你讚美他們，不要罵人，顯揚他人的善業。

「聞說他非。不生輕毀」，聞說別人說他不對的時候，你不要輕薄他，隨便毀謗他。你時時要怎樣？「繫心一處」，將你的心綁着在一處，念佛。「遠想西方」，觀想西方。「三業相扶」，身業、口業、意業，身、口、意，意業就是觀想，口業念佛，念佛名號，身業就是恭敬禮佛。「三業相扶。定生彼國」，這樣亦是出離。好了。

-完-